

当代外语
研究论丛
MODERN
LANGUAGES
STUDIES
外语学刊

语音感知视角下的英语 外国口音研究

本书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语音离变言语的加工难度研究」
(项目编号: 17YJC740040) 的资助, 特此鸣谢!

李景娜◎著



语言学
研究
系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前言

目
录

外国口音或外国腔指说话人在说第二语言时由于受到自身母语语音的影响而出现的偏离第二语言语音规范的现象。过往研究表明,外国口音不仅会影响言语的可理解度,较浓重的外国口音甚至会引起听话人语言态度的改变(Fayer & Krasinski, 1987; Kennedy & Trofimovich, 2008; Munro, 2003; Munro & Derwing, 1995; Segrest Purkiss et al., 2006)。在全球化背景下,英语已成为国际通用语,随着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交际可能发生在英语本族语者和非英语本族语者之间,更有可能发生在非英语本族语者之间。因此研究英语的外国口音对促进交流双方的互相理解大有裨益。

本书选取的英语外国口音研究对象为中国英语学习者。当今社会,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各种英语舞台上操着不同程度的外国口音展现着自我。学习者外国口音的特殊之处在哪?听者是如何感知外国口音的?不同背景的听者对外国口音到底有着怎样的感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清晰地显示出对于外国口音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外国口音研究可从语音产出和语音感知两个视角展开。国内研究主要是从语音产出视角来分析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语音语调特点(如陈桦,2008;吴力菡等,2010;夏志华,2013;杨军,2009等),从语音感知出发的研究比较少见。而国外对外国口音的感知研究,无论是从理论而言还是就实证来说,成果都较为丰硕。

为此,本书依据语音范畴感知模型,以语音感知作为切入点,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语音习得中表现出的外国口音进行了实证性研究。研究按照英语中的基本句式从中国英语学习者语音数据库(ESCCL)的朗读语料部分选取了12个对话/句子作为感知语料。每个对话/句子都由2位发音人朗读,构成2种不同的语音形式。随后,通过Praat软件调整音高参数,为每个对话/句子合成出2种新的语音形式。这4种语音形式与1位英语母语者的朗读共同构成了同一个对话/句子的5种不同的语音形式。为了方便起见,依据这5种语音形式与英语语音范畴的符合度,研究中把它们分别简称为音好调好、音好调差、音差调好、

音差调差和英语原声。研究共获得了60个语音刺激作为感知语料,随后利用E-prime软件设计了口音感知实验,在由英美教师、英美学生、中国教师和中国学生4个组别构成的90名听者中考察了不同背景的听话人对外国口音的感知。具体来说,本书有三个研究问题:①发音和语调在听者对外国口音感知判断中的作用如何?②听者的自身因素(母语、教学经验(在文中主要指与外国口音的接触量)和性别)对其感知口音有何影响?③听者在口音感知中的认知方式以及对口音的语言态度如何?

本研究发现,发音和语调在听者对外国口音的感知中具有一定的效应,其中发音的作用最为显著。发音越符合英语语音规范,听者所感知到的外国口音程度就越低;而在发音符合度一致的情况下,语调越接近于英语语音规范,相应的外国口音程度也会越低。此外,语调的作用存在组别性差异:对英美教师组、英美学生组和中国教师组来说,语调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对中国学生组而言,语调在列举句式和主从复合句中对判断“音好”的两种语音形式的口音程度具有显著影响。

就听者的自身因素而言,听者的母语对其感知口音有着显著性影响,英美听者组对口音的敏感度要明显高于中国听者组。教学经验对听者的口音感知没有显著影响,但影响听者对口音的容忍度,具体表现为英美教师组对外国口音的容忍度普遍高于英美学生组,而中国教师组对外国口音的容忍度则低于中国学生组。研究结果在显示听者的母语背景对口音感知影响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中国教师组对语言形式准确性的关注和把握力度。此外,就整体来看,听者的性别对其感知两种“音好”语音形式和英语原声的口音程度有显著性影响,且女性对口音的敏感度和容忍度普遍高于男性。

在口音感知的认知方式上,多数听者采用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交互式认知模式,这反映出听者对带有口音言语的可理解度以及对口音的模式化印象会影响他们对口音的感知。口音程度判断的过程是听者把听觉输入的语音信息与自己头脑中的目的语语音原型相比较的过程,不同程度的口音反映的是语音信息与相关语音原型感知距离的差异,而不同的感知距离也能够解释英、汉语听者对口音敏感度的差异。对口音感知所需反应时的考察也揭示出不同程度口音的感知难度差异以及不同母语背景的听者在口音敏感度方面的差异。研究访谈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听者的母语对其语言态度的影响较为明显,英美听者组对口音的容忍度普遍要比中国听者组高;而教学经验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就英美组而言,与英美学生组相比,英美教师组的容忍度普遍较高,而中国组的情况则刚好相反。总体来看,听者对口音轻重程度的感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对口音的敏感度和容忍度,其中敏感度与听者的母语相关,处于第一位,而容忍度与听者的语言态度和语言经验相关,处在第二位。

本书采用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察了听者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外国口音的感知,定量研究结果得到了定性研究结果的佐证,研究结果可信。本书能够为国内二语语音习得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考察视角,有利于语音习得理论的发展,研究结果对语音教学、语音能力评估以及语音教材编写也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首先要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梅德

明教授。梅老师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在上外求学的三年中给予我很多的关心和帮助,最重要的是梅老师给了我自主择题的机会,也正因如此,我才能继续培养自己的专业研究兴趣。我还要感谢南京大学陈桦教授。虽然她与我素不相识,陈老师在得知我遇到的困难后,欣然把她和她的团队辛苦建立的中国英语学习者语音数据库中的相关子库与我分享,并对我的论文选题和写作思路提出了宝贵意见。后来我有幸进入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陈老师成为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在科研和为人处事上对我都有很大影响。

在此项研究过程中,我还要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耶鲁安教授。每次向耶鲁安老师请教时,总能极快地得到回复;感谢耶鲁安老师对我的论文写作思路给予的肯定,增强了我对自己研究的信心。感谢天津外国语大学郭中子副教授为我的论文写作出谋划策,帮我解答疑难问题,并介绍他的师妹王婷博士(现为同济大学助理教授)帮我熟悉Praat软件的操作;感谢中国人民大学丁健博士为我的论文写作和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感谢参与论文实验和调查的各位老师、同学和朋友。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海外合作学院的外籍教师 Nick、Ben 和 Deborah,炎炎夏日中为了不影响录音质量在不能开空调和风扇的教室里帮我录音;感谢我的同学、同事、诸位外籍教师以及留学生在自己忙碌的学习和工作之余参与长达一小时的口音感知实验和访谈;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陈立青副教授、曲阜师范大学郭义副教授和高歌副教授、山东理工大学于洪华副教授、东南大学李晨博士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周文硕士热心地帮我联系受试;感谢山东理工大学徐南飞、张雷、李宗政、李金凤和刘晓娟五位老师,以及我的大学同窗山东省淄博六中武贞力老师帮我发放和回收调查问卷;感谢其他参与问卷调查的多所高校和中学的老师和学生。没有各位的热心帮助,我的研究绝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完成。虽然在此无法将各位老师、同学和朋友的名字一一列出,但我永远记得各位的全力支持和热心帮助。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大力支持,李丹丹老师认真帮我审校全文,处理文字编辑等问题,她的真诚、务实的工作态度让我深深感动。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感谢他们的理解、支持和鼓励,每当我退缩的时候,是家人给了我继续前行的力量。感谢我的爱人王遥副教授,在我试图松懈或放弃的时候,是他不断地督促我,让我做得更好,是他不断地鼓励我,让我变得更强。感谢我们乖巧的女儿暖阳,一两岁的年纪就已经知道妈妈去上班了而不哭不闹,每每想到暖阳,我就会有无限的动力,为自己有时出现的偷懒思想而惭愧。感谢我的婆婆不辞辛苦地精心照顾暖阳,让我能够安心工作,免除了我的后顾之忧。

当然,由于自身能力有限,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李景娜

中国海洋大学外语楼

缩写词



CEP	Core Experimental Procedure(核心实验过程)
CS	the Chinese Student(中国学生)
CT	the Chinese Teacher(中国教师)
EFL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英语作为一门外语)
EO	the English Original(英语原声)
ES	the English Student(英美学生)
ESCCL	English Speech Corpus of Chinese Learners(中国英语学习者语音数据库)
ET	the English Teacher(英美教师)
GAGI	Good Articulation with Good Intonation(音好调好)
GAPI	Good Articulation with Poor Intonation(音好调差)
Hz	Hertz(赫兹)
L2	Second Language(第二语言)
<i>M</i>	mean(平均值)
ms	millisecond(毫秒)
PAGI	Poor Articulation with Good Intonation(音差调好)
PAPI	Poor Articulation with Poor Intonation(音差调差)
RT	response time(反应时)
<i>SD</i>	standard deviation(标准差)
SLPA	Second Language Phonological Acquisition(二语语音习得)
stim	stimulus(刺激)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2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8
1.3 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9
1.4 本书结构	10
第 2 章 文献回顾	11
2.1 术语界定	12
2.2 言语感知的生理基础	15
2.3 言语感知模型	16
2.4 口音感知与二语语音习得	21
2.5 口音感知研究回顾	33
2.6 本章小结	43
第 3 章 口音感知研究设计	45
3.1 研究问题与假设	46
3.2 研究受试	47
3.3 研究工具与方法	48
3.4 先导研究与正式研究	57
3.5 本章小结	61
第 4 章 语音要素对听者感知口音的影响	63
4.1 感知语料中的发音和语调错误	64
4.2 发音和语调在听者口音感知中的作用	74
4.3 本章小结	101
第 5 章 听者的自身因素对其感知口音的影响	103
5.1 听者的母语在口音感知中的作用	104
5.2 听者的教学经验在口音感知中的作用	113



5.3 听者的性别在口音感知中的作用	124
5.4 本章小结	130
第6章 听者感知口音的认知方式及对口音的语言态度	133
6.1 听者感知口音的认知方式	134
6.2 听者对口音程度判断的标准	140
6.3 听者对口音的语言态度	144
6.4 本章小结	151
第7章 结语	153
7.1 本研究的内容回顾	154
7.2 本研究的启示	156
7.3 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157
7.4 本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157
附录1 口音感知实验调查问卷	159
附录2 口音感知实验中的朗读材料	163
附录3 各组听者对五种语音形式评分的平均值	165
附录4 各组听者对五种语音形式口音感知判断所需反应时的平均值	167
参考文献	169
索引	183

表目录

表 2.1	二语语音习得研究与错误描写、评估和解释	22
表 2.2	听者语音感知范畴化过程的候选项竞选表	31
表 3.1	本研究使用的对话和句子及对应的英语句式	50
表 3.2	练习 1 模块实验设计方案表	55
表 3.3	口音感知实验步骤	61
表 4.1	英汉说者的英语节奏单位时长比较	69
表 4.2	发音和语调对听者口音感知影响的方差分析	75
表 4.3	发音和语调对各组听者口音感知影响的方差分析	76
表 4.4	祈使句中发音和语调对听者口音感知影响的方差分析	80
表 4.5	祈使句中发音和语调对各组听者口音感知影响的 方差分析	81
表 4.6	一般疑问句中发音和语调对听者口音感知影响的 方差分析	83
表 4.7	一般疑问句中发音和语调对各组听者口音感知影响的 方差分析	84
表 4.8	反义疑问句中发音和语调对听者口音感知影响的 方差分析	86
表 4.9	反义疑问句中发音和语调对各组听者口音感知影响的方差 分析	87
表 4.10	选择疑问句中发音和语调对听者口音感知影响的 方差分析	89
表 4.11	选择疑问句中发音和语调对各组听者口音感知影响的方差 分析	90
表 4.12	列举句中发音和语调对听者口音感知影响的 方差分析	91
表 4.13	列举句中发音和语调对各组听者口音感知影响的 方差分析	92
表 4.14	主从复合句中发音和语调对听者口音感知影响的 方差分析	95

表 4.15	主从复合句中发音和语调对各组听者口音感知影响的方差分析	96
表 4.16	句末呼语和句首状语中发音和语调对听者口音感知影响的方差分	99
表 4.17	句末呼语和句首状语中发音和语调对各组听者口音感知影响的 方差分析	100
表 5.1	母语对口音感知影响的差异	105
表 5.2	祈使句式母语对口音感知影响的差异	106
表 5.3	一般疑问句中母语对口音感知影响的差异	107
表 5.4	反义疑问句中母语对口音感知影响的差异	107
表 5.5	选择疑问句中母语对口音感知影响的差异	108
表 5.6	列举句式母语对口音感知影响的差异	108
表 5.7	主从复合句中母语对口音感知影响的差异	109
表 5.8	句末呼语和句首状语中母语对口音感知影响的差异	110
表 5.9	母语对英语原声口音感知影响的差异	110
表 5.10	教学经验对口音感知影响的差异	114
表 5.11	祈使句式教学经验对口音感知影响的差异	115
表 5.12	一般疑问句中教学经验对口音感知影响的差异	115
表 5.13	反义疑问句中教学经验对口音感知影响的差异	116
表 5.14	选择疑问句中教学经验对口音感知影响的差异	116
表 5.15	列举句式教学经验对口音感知影响的差异	117
表 5.16	主从复合句中教学经验对口音感知影响的差异	117
表 5.17	句末呼语和句首状语中教学经验对口音感知影响的差异	118
表 5.18	教学经验对英语原声口音感知影响的差异	118
表 5.19	英美教师组和英美学生组对五种语音形式口音感知的差异	120
表 5.20	中国教师组和中国学生组对五种语音形式口音感知的差异	122
表 5.21	英美教师组和中国教师组对五种语音形式口音感知的差异	123
表 5.22	英美学生组和中国学生组对五种语音形式口音感知的差异	123
表 5.23	性别对口音感知影响的差异	125
表 5.24	祈使句式性别对口音感知影响的差异	125
表 5.25	一般疑问句中性别对口音感知影响的差异	126
表 5.26	反义疑问句中性别对口音感知影响的差异	126
表 5.27	选择疑问句中性别对口音感知影响的差异	127
表 5.28	列举句式性别对口音感知影响的差异	127
表 5.29	主从复合句中性别对口音感知影响的差异	128
表 5.30	句末呼语和句首状语中性别对口音感知影响的差异	128
表 5.31	性别对英语原声口音感知影响的差异	129
表 6.1	五种语音形式的口音感知所需反应时的方差分析	137
表 6.2	听者在口音感知中所需反应时的描述性统计	138
表 6.3	母语和教学经验对口音感知所需反应时的影响	138

图目录



图 2.1	言语链各环节图解	16
图 2.2	模糊逻辑模型的三个操作过程图解	19
图 2.3	功能音系学中的言语产出与感知图解	30
图 2.4	影响口音程度的因素	34
图 3.1	StimA 的音高提取点	53
图 3.2	去除音高曲线的 StimB	53
图 3.3	音高参数修改后合成的 StimC	54
图 3.4	StimC 在音高参数修改前后的音高曲线对比	54
图 3.5	口音感知实验流程图	55
图 3.6	练习 1 模块实验设计结构展示	56
图 3.7	两个对话/句子之间添加过渡界面之后的流程线	59
图 3.8	添加上提醒图片后的 Slide 控件界面(1)	59
图 3.9	添加上提醒图片后的 Slide 控件界面(2)	60
图 4.1	单词 course 有无吞音现象的语图对比	65
图 4.2	英语本族语者朗读的 a loaf of bread 语图	65
图 4.3	发生吞音现象的 a loaf of bread 语图	66
图 4.4	单词 on 有无增音现象的语图对比	66
图 4.5	单词 bread 有无增音现象的语图对比	67
图 4.6	辅音的音位替换现象举例	67
图 4.7	元音的音位替换现象举例	68
图 4.8	音位发错的语图对比(1)	68
图 4.9	音位发错的语图对比(2)	68
图 4.10	重音错置时的音高和音强曲拱	70
图 4.11	连读和非连读的语图对比	71
图 4.12	英语本族语者在列举句式中的调型使用示例	72
图 4.13	一位英语学习者在列举句式中的调型使用示例	72
图 4.14	英汉语说者在句末呼语中的调型使用对比图	73
图 4.15	英语句子和对应汉语句子的调型对比图	73
图 4.16	反义疑问句的调型示例	73

图 4.17	祈使句式句尾 please 低升和高降调型对比图	79
图 4.18	一般疑问句中的语调对比图	82
图 4.19	英语学习者在选择疑问句中使用的三种语调模式对比图	88
图 4.20	定语从句中先行词的语调对比图	94
图 4.21	宾语从句中主句中心动词的语调对比图	94
图 4.22	句末呼语的语调对比图	98
图 4.23	句首状语的语调对比图	98
图 5.1	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中介语语音范畴系统图示	112
图 6.1	各组听者对浓重口音的感受	145
图 6.2	各组听者对“学生甲的英语口语很好”的第一反应	147
图 6.3	各组听者对英语学习者语音语调水平的期待	148

语音感知视角下的英语 外国口音研究

A Study of Foreign-accentedness of Englis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eech Perception

第1章

绪论





本章围绕本书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以及写作的总体框架展开。在研究背景部分介绍了国内外二语语音习得研究概况,并分析和总结了英语学习者的外国口音问题。研究目的和意义部分主要是对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主要目的以及研究意义进行简单介绍。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部分,主要是对语音范畴感知模型和本书使用的研究工具和方法进行了说明。最后一部分概括性地介绍了本书结构以及各章的主要内容。

1.1 研究背景

1.1.1 问题的提出

说和写是人们日常交流的媒介,其中说与写相比要处于更加基础的地位,因为“在语言的进化过程中首先出现语音,而后产生文字”(梅德明,2003:20)。可以说,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是“整个语言学习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赵德梅等,2008:55)。人们首先习得自己的母语,而后习得或学习第二语言^①。在二语习得中,学习者会受到来自母语方面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这在语音的习得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学习者会把母语语音的特点迁移到二语语音的学习中,使自己的二语语音带有不同程度上的母语语音的特点。正如刘乃华(1988:79)所说,“成年人学习外语,他们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母语中的一套发音习惯生搬硬套到所学习的某一外语中去”。这往往会造成中国人说外语时所带有的汉腔汉调,以及非常浓重的“汉语味”。那么,这种汉腔汉调有何特点?为什么会出现汉腔汉调?它给交际对方带来什么样的感受?这些都值

^① 笔者在文中沿用了 Ellis(1985,1994)的观点,从广义的角度看待第二语言/二语习得。这一概念既可以指第二语言、第三语言等的习得,也可以指外语的习得;既包含自然环境下的习得,也包含课堂环境下的习得;既指无意识的习得,又指有意识的习得。除个别地方特别注明外,二语、外语在文中通用。

得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从不同角度进行思考。

在二语习得中,学习者在学习二语语音时往往受到母语语音的影响而带上不同程度的口音,我们将这种口音称为外国口音或外国腔。上文提到的汉腔汉调就属于外国口音。实际上,无论是对于母语还是二语来说,人们利用语言进行口头交际时都会带上不同程度的口音。可以说,口音无处不在。那么,口音研究的价值何在呢?口音,特别是浓重的口音,不仅会影响说者的言语可理解度,而且还有可能会使听者对这种口音,甚至对操这种口音的说话人在情感上和态度上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如 Fayer & Krasinski(1987)、Munro & Derwing(1999)、Li & Wang(2013)等。因此,对口音的研究非常有必要。口音的研究可以从两个视角来展开考察:说者视角和听者视角。从说者的角度进行研究时,研究者主要关注口音的特点以及降低口音程度的方法等;而从听者的角度进行研究时,研究者则更加关注听者对带有口音言语的理解以及对外国口音的态度等;此时,听者对口音的感知是一个关键的考察点。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说者一方,而从听者出发进行考察的研究相对欠缺,尤其是在国内的语音习得研究中,鲜有对听者感知口音的研究。基于此,笔者尝试从听者对口音感知的角度来研究英语学习者的语音习得。

1.1.2 国内外二语语音习得研究概况

语音是语言学习的基本技能之一。尽管如此,通过文献检索可以发现,与其他语言技能的习得相比,对语音习得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本小节首先对国外二语语音习得的研究进行了介绍,然后通过分析国内二语语音习得现状,找出了目前研究中尚存的不足之处。

王立非、孙晓坤(2007:25)指出,国外二语语音习得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八个方面展开:“①二语口头话语感知与表达的关系,②二语口头话语的音系学研究,③二语口头话语的语段理论研究,④二语音系理论模型的构建,⑤二语口头话语的超音段研究,⑥二语音系习得中的母语迁移,⑦非语言因素对二语音系习得的影响,和⑧二语语音教学研究”。文中详细介绍了每个方面的研究现状和取得的成果,指出了二语语音习得研究的发展方向:重实验、重历时和重语音和音系的结合研究。综观各个方面的研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口语和语音密不可分,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并进,各方面发展都相对成熟。理论建构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 Kuhl(1991)提出的感知磁吸模型(the Perceptual Magnet Model), Hancin-Bhatt(1994)提出的特征竞争模型(Feature Competition Model), Major(1998)提出的相似性差别率假说(Similarity Differential Rate)以及 Prince & Smolensky(2004)提出的优选论(Optimality Theory)等。实证研究既有基于理论或验证理论的,如 Lively(1993)和 Iverson & Kuhl(1995)检验了母语磁吸模型的合理性;也有与语音教学有关的,如 Akahane-Yamada et al.(1996)对语音感知能否影响语音产出的讨论、Derwing et al.(1998)对语音教学模式的探讨以及 Leather(1999)对口语研究的综述等。

与国外二语语音习得研究相比,国内二语语音习得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王立非、孙晓坤,2007);此外,与国内其他方面的二语习得相比,语音音系习得研究处于一种失衡发展的状态。然而,2000年是一个转折点。通过对以往文献进行检索,陈桦、杨军

(2010; ii)发现“2000年以来二语语音研究进入了有史以来的一个高峰阶段,2000—2009十年间在这一领域发表的学术论文为2000年以前几十年论文总数的三倍强”^①。可以认为,自2000年以来国内二语语音习得研究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之前的研究相比,这一阶段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①在研究内容上,对二语语音习得的理论性研究明显增多,如王初明(2004),马照谦(2007),杨军(2008)等;同时,研究更加关注韵律特征方面(如重音、语调、节奏等)的习得,如陈桦(2006a、b、c、d),袁咏(2008),高歌、秦洪武(2012)等;②在研究方法上,利用计算机软件和语料库考察语音的研究开始兴起,如冯友(2005),陈桦(2006a、b、c、d),程春梅、何安平(2008)等;多学科、跨学科研究也开始涌现,如将语音习得和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如孙锐欣(2006),王晓斌、倪传斌(2012)等;③在研究维度上,尽管横向研究仍然是主流,纵向/历时研究也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如谢谜(2009)采用微变化研究法对语音纠错的追踪考察,以及毕冉、陈桦(2013)对语调模式发展的纵深研究等。

新的发展阶段成果丰富,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重语音产出,轻语音感知。语音习得不仅要关注语音产出,也应关注语音感知,而语音感知又分别可以从说者和听者两个角度来考察。学习者要正确习得二语语音,首先要做到自身能够正确地感知二语语音,但是,在涉及学习者要习得什么样的语音语调以及习得的程度如何等问题时,听者进行的感知和判断则会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大多数的研究都集中在学习者的语音产出上,而忽略了语音感知研究,尤其是从听者一方出发对语音感知的研究。从王立非、孙晓坤(2007)对国外二语语音习得所做的研究综述来看,目前研究的一大热点是二语口头话语感知与表达的关系,其中就包括听者对口音的感知研究,这在国际语音习得研究中已成为一个热点,但是在国内却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2)重大学生群体,轻中小学生群体。出于寻找研究对象较为便利的原因,语音习得研究的受试主要为大学生,对中小学生的语音习得的研究严重不足,学前儿童的二语语音习得研究则更为鲜见,而大量研究表明“儿童时期是习得或学得正确发音的关键期”(束定芳,2004:75)。因此,必须重视对中小学语音习得的研究,毕竟“一大批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在英语语音方面被僵化固化的大学生,要想在大学阶段亡羊补牢,几乎已是‘回天乏术’”(林天津、毛浩然,2011:37)。

(3)重学生语音习得,轻教师语音培训。目前的语音习得研究以学习者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忽略了教语音的老师和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如今,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如火如荼,教师的学术科研能力相应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对教师本身的语言技能水平则重视不足。学习者的语音水平很大程度上受到启蒙老师的影响,因此,提高英语师资水平是改善学习者语音习得现状的一个重要保证。

(4)重产出结果,轻产出过程。陈文凯(2010)通过检索国内2000—2009年间发表在八种外语类核心期刊上的论文,发现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对“二语语音习得结果的表征分析,涉及习得过程的研究及学习者因素分析的文章很少”(p.118)。因此,只有研

① 陈桦、杨军(2010)只统计了外语类核心期刊,不包括人文社科核心期刊和一般外语类期刊。

究学习者的语音习得机制,分析他们进行语音感知和产出的过程并做出相应的解释,二语语音习得研究才能真正从描述充分性向解释充分性过渡,而研究的范式也会相应地转变,这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的快速发展,也加速了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接轨的进程。

1.1.3 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外国口音分析

英语和汉语是“非亲属语言,前者属于印欧语系,后者属于汉藏语系,两者差异较大”(何善芬,2002:3)。因此,当中国学习者学习英语语音时,来自母语中的语音知识很自然地会被迁移到英语中去,发生正迁移或负迁移现象。正迁移利于学习者的语音习得,而负迁移则会导致学习者在语音学习中错误的出现,从而造成“中国味的英语发音”(李小金,1994)。语音主要包括音段特征、音节结构和超音段特征三个方面(Anderson-Hsieh et al., 1992),本节主要从这三个方面来对英语学习者的外国口音展开介绍和分析。

1.1.3.1 音段特征方面

汉语中与英语发音相同或相近的元音和辅音占多数,当然也有不少此有彼无的情况,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汉语和英语“从音位配置、组合规律以及功能的角度分析来看差别相当大”(何善芬,2002:10),这给中国英语学习者造成了不少困难。学习者如果不注意发音规则,就会造成明显甚至是浓重的口音。以下是一些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元音和辅音发音中常见的错误。

1) 元音中常见的发音错误

(1)混淆长元音和短元音。英语中的元音有松紧和长短之分,而汉语中的元音却没有这种对立,所有的元音都发得较长、较紧。因此,部分学习者往往混淆长、短元音的区别,认为长元音就是短元音在声音上的延长,或短元音就是长元音的简单缩短,如将 *species* /spi:ʃɪz/ 发成 /spɪʃɪz/, 将 *bit* /bɪt/ 发成 /bɪt:/ 等。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学习者混淆了长、短元音发音时的舌位高低,忽视了两类元音在音质上的差别。

(2)混淆口腔开口度。英语元音的口腔开口度也不尽相同,如四个前元音 /i:, ɪ, e, æ/ 的开口度依次变大。部分学习者往往将 /i:/ 和 /ɪ/、/e/ 和 /æ/ 混淆,如不能区分 *bed* /bed/ 和 *bad* /bæd/。

(3)混淆舌位。由于受到母语的影响,部分学习者没有掌握发元音时的正确舌位,从而造成明显的口音。例如,将 *sandwich* /sænwɪdʒ/ 中的前元音 /æ/ 发成了后元音,听起来鼻音很重,这就是由于混淆了舌位的前后造成的。

(4)双元音发成单元音。英语双元音的第一成分音质稳定,整个发音过程比较紧张、相对完整,滑移较慢,而且听起来清晰;而汉语中的双元音舌位滑移短而快,第一成分音质不十分确定,第二成分也比较含糊,发音不够完整,听起来有点像单元音(何善芬,2002)。因此,一些学习者学习英语双元音时,也倾向于发得像单元音。例如,*bike* /baɪk/ 听起来像 /bek/, *crouch* /kraʊtʃ/ 听起来像 /krɔ:tʃ/ 等。

2) 辅音中常见的发音错误

(1)齿龈擦音 /s/ 和 /z/ 易与齿间擦音 /θ/ 和 /ð/ 混淆。有些英语学习者在发齿龈擦音 /s/ 和 /z/ 时发音位置不对,将舌尖放在了上下齿之间,相应地发成了 /θ/ 和 /ð/, 如把 *sit* /sɪt/ 发成 /θɪt/, *bays* /beɪz/ 发成 /beɪð/; 而有些学习者的做法则恰好相反,齿间音发成

了齿龈音,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把 **thank** /θæŋk/ 发成了 /sæŋk/, **this** /ðɪs/ 发成了 /zɪs/, 听起来口音非常明显。

(2) 混淆 /w/ 和 /v/。汉语中也存在 /w/ 音,但是它是元音 /o/ 的变体。当 u 在零声母音节作韵头时,变读为双唇半元音 [w],也可以变读为摩擦极轻的唇齿半元音 [ʋ] (与英语的 /v/ 极为相似),但是不会改变词意(何善芬,2002)。由于汉语普通话和许多汉语方言中没有 /v/ 音,不少学习者将汉语中的发音习惯迁移到英语中来,常常混淆 /w/ 和 /v/,这既影响了词义,又造成了明显的口音。如将 **wet** /wet/ 读成 /vet/,或将 **very** /veri/ 读成 /veri/。据笔者观察,许多中国英语学习者对 /w/ 和 /v/ 的区别不够敏感,而英语本族语者对这两个音的区别却非常敏感,这也在一个方面反映出母语在语音感知中的重要作用。

(3) 混淆英语中的 /r/ 和汉语中的 /z/。在英语和汉语中,这两个音位对应的字母拼写都是 r,但是发音却不相同:英语中的 /r/ 是个齿龈后部无擦通音,而汉语中的 /z/ 是个硬腭擦音,又称卷舌音(何善芬,2002)。部分英语学习者由于不了解其中的区别,再加上二者的拼写相同,所以会用汉语的 /z/ 替换了英语的 /r/,如将 **row** /rəʊ/ 发成 /zəʊ/, **road** /rəʊd/ 发成 /zəʊd/,从而造成了浓重的口音。

(4) 边音 /l/ 省略或发成卷舌音。边音 /l/ 的发音也是中国英语学习者语音习得中的一个难点。发边音时,舌尖轻抵上齿龈,舌两侧降低形成一个较宽的通道,气流从舌面两侧流出。/l/ 可分为清晰音 [l] 和模糊音 [ɫ]。清晰音 [l] 出现在元音和半元音 /j/ 前,如 **leave** /li:v/ 和 **million** /mɪljən/,学习者比较容易把握;模糊音 [ɫ] 出现在辅音前或音节尾,学习者不易掌握,因而经常会将其省略或者发成卷舌音。例如,部分学习者把 **ball** /bɔ:l/ 发成 /bɔ:/,或将 /l/ 发成卷舌音,读成 /bɔ:r/。

(5) 将 /l/ 和 /r/, 或将 /m/、/n/ 和 /l/ 混淆。在一些方言中,/l/ 和 /r/ 不分(如山东章丘方言、青州方言等),或者 /m/、/n/ 和 /l/ 不分(如湖南、湖北某些地方方言等),操这些方言的部分学习者有可能会把这种现象带到英语学习中来,例如把 **room** /ru:m/ 读成 /lu:m/, **knife** /naɪf/ 读成 /laɪf/ 等。

1.1.3.2 音节结构方面

英、汉两种语言的音节组合规律不同。例如,汉语普通话里只有 /n/ 和 /ŋ/ 两个辅音可以出现在音节末尾,而英语中除了 /h、j、w/ 以外,其他辅音都可以出现在音节末尾。又如,英语中类似 /kr-/、/st-/、/spr-/ 等的辅音群,在汉语普通话中不会出现,忽视这些差异也会使学习者在说英语时带上明显的外国口音。音节结构中常见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在辅音群中插入元音。由于汉语中没有辅音群,辅音之间总是由元音隔开,所以不少英语学习者遇到辅音群时,常常会在中间插入一个元音。例如,把 **clean** /kli:n/ 读成 /kəli:n/, **please** /pli:z/ 读成 /pu:li:z/ 等。

(2) 在词尾辅音后添加一个元音。汉语普通话中的末尾辅音只有 /n/ 和 /ŋ/,其他辅音后都跟有元音。因此,不少学习者学习英语语音时往往会在末尾辅音后添加一个元音,从而造成了外国口音的出现。例如,将 **book** /bʊk/ 读成 /bʊkə/, **hope** /həʊp/ 读成 /həʊpu/。

(3) 末尾辅音吞音。汉语音节或以元音结尾,或以辅音 /n/ 和 /ŋ/ 结尾。受到汉语